



彭柳蓉

Peng Liurong

凤凰泪

[TEARS OF PHOENIX]

他邂逅的神秘女天师竟然是爷爷的故友，而且容貌丝毫没有改变！
埋葬在古墓里的强大僵尸苏醒，居然是百鬼之王！
神秘的力量将三人的命运缠绕在一起，一切都追溯到千年之前…

红世男女出版社



[Tears Of Phoenix]

凤凰泪

彭柳蓉著

新文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凰泪/彭柳蓉著.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8.5
ISBN 978-7-80228-666-5

I. 凤... II. 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051624号

凤凰泪

策 划：记忆坊图书

作 者：彭柳蓉

责任编辑：吕 晖

特约编辑：央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（100037）

总编室电话：（010）68995424（010）68326679（传真）

发行部电话：（010）68995968（010）68998733（传真）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（10）68996306

印 刷：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×1330 1/32

字 数：130千 印张：8

版 次：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28-666-5

定 价：23.00元

凤凰泪

Tears Of Phoenix

目录 Contenes

[001] · PREFACE 引子

[005] · CHAPTER 1 尸怪

[029] · CHAPTER 2 真相

[055] · CHAPTER 3 眼睛

[079] · CHAPTER 4 医院

[105] · CHAPTER 5 阴怨

凤凰泪
Tears Of Phoenix

[127] · CHAPTER 6 爱之怖

[149] · CHAPTER 7 般若泪

[177] · CHAPTER 8 潜流

[201] · CHAPTER 9 冷酷爱人

[244] · EPILOGUE 尾声

[248] · PREFACE 后记



引子 [PREFACE]

爷爷死得毫无征兆。
那一夜，城市的天空充溢着星星冷冽的光芒。
爷爷在院子里喝酒想着心事，他魁梧的身材依稀透出当年打鬼子的几分英勇。

院子里桂花的香味混合着酒香，像是一个旧梦的开头。
“鬼子进攻咱们东北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秘莫测的神枪手。她一个人摘掉了十个少佐的头颅。”

爷爷浑浊的眼里有着微微的亮光。往事让他衰老的身体、衰老的灵魂突然焕发了一点光彩。

“爷爷，你见过那个人吗？”我好奇地问，一边往他的酒杯里酌满酒。

“不仅见过她，她还用她的血救过我……”爷爷陷入遥远的回忆中，“你奶奶长得和她非常非常的像。”

一个杀鬼子的传奇人物居然是个女人？

而且还是个和奶奶一样清秀甜美的女人？

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地挑了起来。

“我一直在怀疑，”喝多了酒的爷爷有些恍惚，声音沙哑又透出些许神秘，“我怀疑她不是人。如果是人，怎么可能只用血就让我和阿贵的枪伤瞬间愈合？如果是人，怎么可能不变老呢？”

“爷爷，你说什么？”我追问，但爷爷已经沉入了梦乡。

使人的枪伤瞬间愈合的只有神仙，爷爷大概是在说胡话吧。

桂花的香味甜得发腻，让人觉得喉咙有些发痒。

我的耳朵深处似乎被虫子轻轻地咬了一下，微微的疼痛让我狐疑地四处打量。

什么不好的事情在我没有留意的时候发生了？

有刀片一样锐利的东西在刮着我的神经。

四周平静得如同静止一般。

“爷爷……”

我只伸手推了推爷爷，他居然就顺着我推的方向瘫倒在地上。

他仰面看着黑夜，凝固的眼珠像木瓜发霉的种子。

我惊恐地看着他的心口，那里居然有黑红色的血缓慢地浸透了他的白衬衣。

我怔怔地看着这一切，觉得头顶的冰冷星空旋转了起来。

医生说，爷爷死于枪伤。可是，子弹进入了他的身体后

就神秘地消失了。

三周后，爷爷的老战友阿贵因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。

在手术台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阿贵的心口裂开了一个血洞。

锋利轻巧的手术刀从医生僵硬的手指间滑落，宛如一次无法预料的失足。

我常常猜想，也许爷爷和阿贵心口那突然出现的血洞不过是旧年的枪伤。

那伤口被神秘的力量封印住，然后在他们死亡的那一刻……

时光回到了诡异事件之前！



杜天

CHAPTER I

尸 怪

黑夜沉沉，楼道上居然传来了有节奏的「砰砰」声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那沉闷的声音似乎是敲在心脏跳动的间隙，让人很不舒服。

解剖课

黑皮是一只全身黑如墨、滑如丝的公猫。许青廷从垃圾箱里把它掏出来的时候，它不到一个月大。它的眼睛无力地眯着，粉嫩的小鼻子颤抖疑惑地嗅了嗅陌生的人类的手指。那手指上有道小小的伤口，黑皮居然轻轻地舔了舔那伤口处的血迹，像是饥饿的婴儿一般。它似乎觉得好过了些，睁开眼睛，看着许青廷。那纯真迷惘的眼神里是全心全意的信赖。

许青廷身为一个男人居然母性大发，收养了它。

如今的黑皮身姿矫健，正趁着夜黑风高外出偷香窃玉，许青廷却窝在医学院的宿舍里捧着解剖图念念有词。

明天，许青廷同学将上他平生第一堂解剖课。

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、接触标本不能戴手套、各种人体器官装在泡了药水的玻璃瓶里面……也只有菜鸟才会被这些东西吓得晚上睡不着。没看到高年级的学长们还偷了环椎当钥匙环吗？没看到老师用一根腿骨当教鞭吗？

一边安慰自己，许青廷一边咬着手指头。

上帝耶稣，观音菩萨，保佑我明天眼睛看不见奇怪的东西吧。

爷爷去世后不久，许青廷发现自己的眼睛似乎出了点毛病。感觉就像是有人把一块陈年积灰的玻璃突然清洗干净了一样，视力突然变得异常的好，好得经常会看到原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。

才进医科大学，许青廷就度过了难忘的晚自习。他在教室里亲眼看到窗外有一堆穿着上个世纪70年代衣服的人正惊恐地挣扎着，似乎被看不见的泥土和砖瓦覆盖。那恐怖地长着的

嘴与痛苦到窒息的表情是那么清晰地烙在他的眼里。后来，许青廷才知道，学校的解剖室旁边的门里堆着许多大地震时死人的骨骼。那时候人体标本奇缺，哪个医学院抢到尸体，那尸体就是哪个医学院的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玻璃碎裂声夹杂着“抓小偷”的叫声传来。许青廷精神一振。这段时间，宿舍总是闹贼，丢钱丢物的同学们恨不得把小偷逮着解剖了。没想到今天倒是逮着了一个。

“等我，我换了皮鞋再来踹他！”是杜天一的声音。这小子被小偷偷走了他珍藏多年的传家宝，怨念极深。

“他不动了！该不是装死吧？”有人有点害怕地问。大家都停了下来，看着地板上的小偷。

许青廷打开门望了望，只见走廊中央，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酷似一具尸体。

许青廷拿了听诊器走过去，检查了一番，脸上露出俊朗迷人的微笑，“这位的心脏跳得比我还好！”

大家睁大眼睛，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，摩拳擦掌，冲了上去。小子，谁叫你偷东西偷到医学院的大爷们的身上？装死是不管用的。

这是一个阴天，惨白的天空像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

许青廷忐忑不安地走进解剖实验室。

长长的桌子似乎夜晚会有鬼魂在上面跳舞，而此刻的桌子上放着的是一副人体骨骼。酱油色的骨骼优雅地躺在那里，让人觉得它也许会爬起来咳嗽两声。

一具仿真人体骨架静默地挂在屋角，黑黑的眼洞仿佛藏

着恶意的微笑。

各种各样的罐子堆在实验台下。许青廷戴着口罩也觉得空气糟糕得难以呼吸。

实验台上透明的玻璃缸很像养名贵金鱼的鱼缸。只不过，现在在那缸里漂浮着的是畸形婴儿标本、人的大脑组织、一些奇怪的眼球。它们安静地呆在那里，冷冷地看着许青廷。

许青廷的脑海里似乎接收到一些碎裂无序的画面，他觉得大脑一阵眩晕。

背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吓得他抖了抖。那是一个矮小的皮包着骨头的中年瘦男人，他表情傲慢，似乎总在嘲笑着什么。

小心地看着这男人的表情，许青廷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人。

“上课了！”中年男子瞪了许青廷一眼，他背后跟着一个躲躲藏藏的女生，显然是怕迟到被他逮住的可爱妹妹。她有一双楚楚动人的眼睛，明亮可爱得如同山林里的小鹿。

解剖教研室主任姓刘名硕，这个名字实在和他的形象反差太大。严肃地将尸体称为标本之后，刘教授拿着他专用的腿骨教鞭恶狠狠地强调：“我们的标本都是很珍贵的，大家要爱惜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不能偷骨头！谁要是拿环椎当钥匙环被我逮住，我就当掉谁。”他似乎想起他深恶痛绝的某个爱偷骨头的学生，牙齿咬得“咯吱”作响。

许青廷发现自己没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总算是放松了一些。尸体他是不怕的，他怕的是那些奇怪的东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闻到了幽幽的香味。这也许只是自我安慰的幻觉。从自己身边那个可爱女生的头发上、衣角传来微

妙的香氛。世界似乎美好了一点，也许不止一点。

下课后，刘教授去隔壁的教研室喝水。杜天一不安分地钻到实验台下，揭开了瓷罐。

“宝贝啊……”杜天一感叹着，引来了同学的围观。那是肝脏、胃、肠管……统统悠然自得地漂浮在福尔马林液体里，都是游离的组织器官。

“红颜骷髅啊，红颜骷髅，”杜天一指着器官叹气，“说不定这些东西的主人是个大美女。”此人出生于医学世家，见惯不惊。他长得还算是一英俊阳光的少年，微笑的样子有那么几分魅力。但是，这个人的胆子比常人大上不止一倍两倍，爱好更是希奇古怪令人发指。

“我再也不吃猪大肠了。”高丽捧着胃看着肠管，秀气的眉毛蹙着，我见尤怜。

“很快你就能一边解剖一边吃猪大肠了。小姐，人的潜力是无穷的。”杜天一漫不经心地瞄着四周，“我听说高年级的强人们还用骨头对打。”

那迟到的美少女窝在角落里，手脚微微发抖，看来很不适应解剖室的一切。相对杜天一这样的变态来说，她才是正常的人类。

对于医科大学的菜鸟学生来说，这不过是让人微微不安的有趣的一堂课。

没有学生注意到，隔壁放着的大棺材里有什么东西低低地闷闷地叫了一声。

刘硕端着自己的茶杯，脸色煞白地站在走廊里。刚刚他真的听到了低低的奇异的吼叫声，那声音仿佛发自远古洪荒野兽的喉咙。

尸体

燥热的夏季像是某种不能控制的病毒，将郁郁之火悄悄放进人的心里燃烧。

黑皮烦躁地在屋子里窜来窜去，碧绿的眼珠子带着微微的恐惧。

它看到许青廷回来，居然“噌”地跳起，缩在他的怀里。

“被女朋友甩了？”许青廷安抚地抓了抓猫脖子。他另一只手的手心里居然是一枚惨白的骨头。正是刘教授三申五令不准拿走的人的环椎骨。

“这玩意儿当钥匙环很酷吧？”他得意洋洋地问他的猫兄弟。确信自己的视力没有再超常发挥，许青廷笑得格外灿烂。

那猫却好像和骨头有仇一般，将它拍在地上，碧绿的眸子闪闪发亮，宛如电脑主机运转时的绿灯般闪烁。

杜天一推门进来，脸色相当难看，“青廷，你一定要帮我整整那个皇如月，她居然把我这个医学天才旷世大帅哥贬低为狗的同类！”

“皇如月？”

“就是那个恋尸癖！法医专业的变态女！”杜天一烦恼地抓了抓头发，像焦躁时刻的黑皮。

“那个……我觉得你不像狗啊，比较像猫……”

“你找死啊？”

暴躁的杜天一果然很像猫这种不好伺候的生物。

查好了法医专业的作息时间，趁着晚自习的时候，杜天

一和许青廷偷偷摸摸地把一副仿真人体骨骼运进了女生宿舍，放进了皇如月的寝室。

女生的房间果然够干净，许青廷甚至觉得空气中有着若有若无的香氛。这里像是另一个空间，说不出的温柔静谧。

“这张是她的床。我去把风，你来放东西。”杜天一指了指靠窗的床。

许青廷有些犹豫，“我说，这样吓一个女孩子不大好吧？”

杜天一挑眉笑了笑，“她这样的生物完全不能用女孩子来定义。”

“……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”许青廷的好奇心被挑起。这床上居然没有一张皇如月的照片，女孩子不都喜欢在床头放上自己的照片吗？

“一个千年不死的老妖婆。”杜天一恶毒地总结。他还特意在骨骼标本的眼窝里安装了触碰式发光发声装置，只要一有人碰到机关，骷髅头就会发绿光，并伴随刺耳的怪笑。

想想看，当你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发现被窝里居然有一副人骨等待着你。这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啊。

深夜。许青廷和杜天一站在女生宿舍旁的草坪上，等待。杜天一点上了一支烟，微笑着吸了一口。

鬼怪的笑声在黑夜里响起。奇怪的是，没有女孩的尖叫声。

屋子里发出奇怪的“噼里啪啦”声，接着，支离破碎的仿真人体骨骼被人从三楼扔了下来。破碎的骷髅头的脑门上居然还贴着驱邪的黄色符纸！

杜天一张大嘴巴，烟从他的嘴角滑落。他专注地看着

可怜的仿真人体骨骼，惊叹地说：“这样强悍的女生，我喜欢！”

许青廷也叹气，“兄弟，难道你其实是因为喜欢皇如月才这样吓她的？”这不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行径吗？

一个女生站在许青廷和杜天一的面前。她有着微微自然卷的头发，光滑得如同上好的丝绸。她微笑的样子看起来很天真，但是许青廷却觉得那微笑很冷。

“你们还真无聊，把这玩意儿放我床上。”皇如月的语言并不是猜测，而是很肯定。

多年以后，许青廷仍然无法忘记第一次和皇如月见面的情景。皇如月！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个经常露出无邪笑脸的女生，擅长针灸，以及……飞针吓人。

是的，当她知道是谁搞鬼的时候，她把36根长三寸二分半的银针全部招呼到许青廷和杜天一的身上，每根银针都刚好穿透衣服，紧贴皮肤。

从此，皇如月成了许青廷噩梦的根源。

解剖课开始讲人体肌肉、关节、韧带。实验桌上的骨架已经撤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具被大块塑料包裹、已经解剖完毕的人体标本。

它看起来像是来自外星的寄生物：没有皮肤，所有器官已经游离，肌肉、大血管、神经都呈现在眼前，平时那么熟悉的东西以诡异的方式分解，充满着不可思议的腐败气息。

按学号分组，十来个人一个小组，围坐在实验桌旁。

空气里带着寒意，大家都下意识地和桌子离得远远的。大三的师兄师姐们已经修炼到敢于趴在实验桌上休息的境界。